

走出 AI 迷思：人工智能时代纪录片的话语建构

魏天达^{1, a, *}, 刘晶琳^{2, b}

(1. 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 10024; 2.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高级翻译学院 10024;

* a. weitianda@bisu.edu.cn; b. A962421673@163.com)

摘要: 本文探讨了人工智能(AI)技术对纪录片话语建构的深刻影响。通过分析 AI 在纪录片中的应用案例, 本文揭示了 AI 技术如何对纪录片创作产生影响, 并推动纪录片话语形态的创新变革。本文审视了 AI 技术在纪录片创作中的真实性、伦理和主体性等问题。AI 不仅丰富了纪录片的话语表达手段, 还为创作者解锁了多样化的叙述策略与文本构建方式。纪录片创作伦理应当回归到人伦的基点, 强调包容性与多样性。在 AI 构建的新领域中, 纪录片的话语权分配逐渐趋向于多元化和平等化。

关键词: 纪录片; 人工智能; 话语

引言

随着人工智能(AI)技术的发展, 特别是诸如 Sora 等能够通过文本生成视频的工具的出现, 给大众传播尤其是纪录片行业带来了深刻的影响。事实上, AI 技术已经在纪录片生产中得到了广泛应用。从策划选题、配音到画面处理, AI 都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。这引发了关于纪录片真实性的新思考: AI 参与纪录片创作是否损害了其真实性? 学者们对此展开了激烈讨论, 有人认为 AI 技术的介入挑战了纪录片“忠实再现”的权威。[1]也有研究指出, 由于数据集的缺陷, AI 生成的内容存在系统性偏见、价值观对抗、观点霸权、刻板印象和虚假信息等问题。[2]本文认为, AI 的介入不仅改变了纪录片的制作流程和技术手段, 更深刻地影响了其话语建构的方式和内涵。纪录片作为一种以真实为基础, 通过影像叙事来传达信息、情感和价值的媒介形式, 在人工智能时代面临着新的挑战 and 机遇。本文旨在探讨人工智能在纪录片话语建构中的迷思、分析这些迷思的根源, 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, 以期对未来纪录片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参考。

1 AI 迷思: AI 介入纪录片创作

1.1 真实性的迷思

AI 技术在纪录片中的应用, 如声音合成、图像复原等, 使得生成的内容在视觉和听觉上几乎可以以假乱真。这种高度仿真的技术挑战了纪录片传统上对“真实”的定义。观众在欣赏纪录片时, 如何区分哪些是真实的记录, 哪些是 AI 生成的内容, 成了一个难题。这种真实性的迷思不仅关乎观众的认知, 也直接影响了纪录片的艺术价值和社会影响力。例如, 在央视纪录片《创新中国》中, AI 技术被用来复原已故配音大师李易的声音, 为观众呈现了一段生动的科技创新画卷。[3]诚然, 这部纪录片的成功不仅得益于内容的丰富和多样性, 还依赖于技术手段的革新。通过 AI 技术复原已故配音大师的声音, 不仅让观众感受到了一种熟悉的情感联结, 还增强了纪录片的感染力和真实感。然而, 这种技术的应用也引发了关于真实性的讨论, 观众在欣赏过程中需要分辨哪些是 AI 生成的内容, 哪些是真实的声音。这让人不禁怀疑, 观众能否完全信任所看到和听到的内容? 当纪录片的真实性遭遇质疑, 如何在技术创新与真实性保障之间找到平衡, 成为当下纪录片的创作者面临的新挑战。

1.2 创作伦理的模糊

AI 技术在纪录片创作中的应用，不可避免地涉及伦理问题。例如，AI 生成的内容是否侵犯了个人隐私？使用 AI 技术替换或修改图像、声音时，如何确保不误导公众认知？这些问题使得伦理边界变得模糊，也给纪录片创作者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。曾白凌教授提出了媒介相合性的概念，探讨了 AI 技术在内容生成中的伦理和价值问题。他认为 Sora 等人工智能的现实价值在于数字破除人是万物的中介的独特地位。在万物互联的数字域，人不是万物唯一的、不可或缺的中介，也不是世界的中介；物与物的连接、机器与机器的交流成为现实与必然，它将开启人类认知向数据转向的革命。[4]但这就势必带来伦理问题：在人工智能框架下，作为人类的创作者和观众应处于何种位置？伦理问题不仅存在于内容创作的过程中，还涉及内容的传播和接受。例如，AI 技术可以生成高度逼真的图像和声音，但这些内容如果被恶意使用，可能会对公众造成误导。纪录片《创新中国》通过 AI 复原配音大师的声音，虽然取得了良好的艺术效果，但如果没有明确标示这些声音是 AI 生成的，观众可能会误以为这些是真实录音，从而影响他们对纪录片内容的信任度。

1.3 主体关系的重构

“数字时代的本质之一是人、信息、媒介与社会的脱域融合，在脱域融合的基础上，万物得以互联，虚拟社会得以演进。”“对这种极致数字化的生存体验，被定义为跨体系、变维、多重身份的虚拟生存模式。”[5]在 AI 时代，纪录片的创作不再仅仅是人类创作者的独立行为，而是人类与 AI 协同合作的结果。在传统的纪录片创作中，创作者和观众的关系通常是明确的。但在 AI 时代，AI 形成了新的数字域，“机器并非传播的渠道而是信源或 / 和信宿，它有别于大众媒体时代的机器参与人类传播的过程”“人作为物与物之间的中介，并没被排除在外，但却被数字化为同一的数字 0 和 1”。[4]在这种关系下，AI 成为创作者之一，这就导致了大众传播主体关系的重构，AI 不再仅仅是辅助工具，而是成了一个独立的主体。这种权力转移也对纪录片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

2 媒介话语视角：走出 AI 迷思的思路

AI 技术在纪录片创作中的应用引发了诸多关于真实性、伦理以及主体性等方面的深刻问题，但是从话语视角审视，AI 却为我们带来了新的机遇。所谓话语，是指人们在特定语境中通过语言、图像、声音等多种符号形式进行意义构建与传达的社会实践活动。话语不仅是信息传递的载体，更是文化、权力和意识形态的体现。话语视角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多维度的分析框架，还为我们提供了走出 AI 迷思的思路。

2.1 媒介话语的真实性

尽管 AI 技术的使用对纪录片的真实性造成了严重的挑战，但从话语构建的视角来看，AI 的介入并未减损纪录片的真实性，反而为话语表达的真实传递开辟了崭新路径。AI 的参与极大地丰富了纪录片的话语表达手段，为创作者解锁了多样化的叙述策略与文本构建方式。而从媒介真实性的角度看，纪录片的真实和生活真实一直都有所区别。正如张雅欣教授提出的，生活中的“现实真实”是一种“体验真实”，而纪录片呈现的则完全是电视编导提供给观众的是所谓的“观察真实”，它属于“媒介真实”。[6]因此从媒介建构角度看，AI 参与纪录片创作的真实性问题，看似是一个新问题，实际上仍然是纪录片关于“真实再现”合理性问题的理论思考。从这个角度出发，AI 在纪录片创作中的应用，与以往的情景再现、动画技术等方法本质上并无二致，皆是创作者在追求并建构媒介真实过程中的一种手段。然而，AI 的独特之处在于其隐蔽性——其生成的影像与声音往往难以被观众轻易识别为虚构，从而模糊了真实与再现的界限，使得纪录片的“媒介真实”更加复杂而多维。

2.2 媒介话语伦理的包容性

人和机器目前并不存在价值冲突，因为当下的 AI 工具并不具有意识。AICG 时代人机对齐的实质是人与人的对齐，是在人类普适价值下，各种多元的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对齐。[4]人机关系的本质仍归结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处理，因此从媒介话语伦理的角度看，AI 时代的纪录片创作伦理应当回归到人伦的基点，强调包容

性，即在不违事件真实的前提下，允许并鼓励多样化的表达与探索，实现技术与伦理、创新与传统的和谐共生。AI 技术在纪录片创作中的应用，应当被视为一种技术手段的革新，而非伦理价值的颠覆。从媒介话语伦理的角度来看，AI 时代的纪录片创作伦理应当回归到人伦的基点，即尊重和保护人的尊严与权益，强调包容性与多样性。这意味着在纪录片创作中，AI 技术的运用不应侵犯个人隐私、损害公共利益或违背社会伦理规范。相反，它应当成为一种促进创意表达、丰富文化内涵、提升作品质量的积极力量。因此，在 AI 时代的纪录片创作中，我们应当倡导一种包容性的媒介话语伦理观。这种伦理观鼓励在不违背事件真实的前提下，允许并鼓励多样化地表达与探索。它倡导创作者在利用 AI 技术时，保持对伦理道德的敬畏之心，尊重观众的知情权与选择权，确保技术的运用能够服务于人类社会的整体福祉。

2.3 媒介话语权的平等性

话语权问题一直是纪录片话语主体关系研究的一个重要命题。福柯在《话语的秩序》演讲中提出，话语不仅是思维符号和交际工具，更是权力的载体，人们通过话语赋予自己权力。随着 AI 技术的融入，纪录片的话语权分配也面临着新的挑战与机遇。AI 的参与使得话语权的分配不再局限于传统的人类创作者之间，而是扩展到了人机共生的新领域。在 AI 构建的新领域中，信息在机器之间是非中介的、数字的、非语言的、非文化的。“因为这些机器的功能同疆域、语言或者特殊的宗教没有任何关系”。[7]因此我们可以说，AI 构建了一个去除了语言、文化等偏见的具有相对平等的话语关系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纪录片的话语权分配逐渐趋向于多元化和平等化。创作者可以更加自由地利用 AI 技术探索多样化的叙述方式，丰富文本层次，重塑语境内涵。同时，观众也能够在这一去中心化的话语体系中，更加客观地接收信息，形成更为独立和全面的认知。

3 结论

从话语角度审视，人工智能（AI）在纪录片领域的应用不仅是一场技术革命，更是一次深刻的话语重构。AI 的介入打破了传统纪录片创作的界限，挑战了“忠实再现”的话语权威，推动了纪录片话语形态的创新与多样性。智能生成图像与声音所创造的真实幻觉，不仅丰富了纪录片的表达方式，也拓展了观众对真实性的认知边界。AI 参与纪录片的话语实践，体现了技术与艺术的深度融合，以及数字时代话语权力的再分配。

通过数据驱动生成内容（AIGC），AI 成为纪录片创作中的重要话语主体，与人类创作者共同构建新的叙事逻辑和话语体系。这种变化促使我们重新审视纪录片的话语本质、真实性的建构方式，以及话语背后的权力关系。同时，AI 纪录片的话语创新也伴随着一系列伦理和社会挑战，如隐私泄露、数据偏见、信任危机等。这些问题要求我们在享受技术便利的同时，必须重视话语伦理和社会责任，确保技术应用的合理性和正当性。此外，AI 纪录片的话语实践还引发了关于作者身份、创作主导权等话语权力的讨论，进一步丰富了纪录片话语研究的内涵和外延。

综上所述，AI 在纪录片领域的话语重构，不仅推动了纪录片艺术的创新发展，也为话语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思考维度。未来，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应用场景的拓展，AI 纪录片的话语实践将更加丰富多彩，同时也将不断推动我们对纪录片本质、真实性、伦理和社会影响的深入探索和反思。

参考文献

- [1] 赵洋. 再造真实：纪录片智能创作的理念与实践[J]. 当代电影, 2024, (03): 66-74.
- [2] 陈昌凤, 张梦. 由数据决定？AIGC 的价值观和伦理问题[J]. 新闻与写作, 2023, (04): 15.
- [3] 彭桂兵.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题材纪录片智能生成的现实困境与应对路径[J]. 当代电影, 2024, (03): 75-83.
- [4] 曾白凌. “被中介的真理”：Sora 对媒介相合性的追问[J]. 现代传播(中国传媒大学学报), 2024, 46(05): 1-10.
- [5] 杜骏飞. 数字交往论. 江苏人民出版社, 2023: 4-5.
- [6] 张雅欣. 再现“媒介真实”——“真实再现”的可能性和合理性[J]. 现代传播(中国传媒大学学报), 2004, (04): 54-58.
- [7] 雷吉斯·德布雷. 媒介学引论. 刘文玲, 陈卫星, 译.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, 2014: 56, 2.